

名家人生小品丛书

□铁凝
著



MINGJIARENSHENGXIAOPIN

铁凝人生小品

TIENINGRENSHENGXIAOPIN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凝人生小品/铁凝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80611-738-5

I. 铁… II. 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0595 号

名家人生小品丛书

铁凝人生小品

铁凝 著

责任编辑:李世琦

装帧设计:李文章

美术编辑:李文章

责任校对:李桂香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保定市第二印刷厂(保定市烟厂南路 6 号)

经 销:新华书店

S 01168 毫米 1/32 11.625 印张 312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0.00 元

ISBN 7-80611-738-5/I·671

目 录

写作者的魅力

——我眼中的作家铁凝 (1)

第一辑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想象胡同.....	(3)
共享好时光.....	(7)
一千张糖纸.....	(11)
面包祭.....	(15)
一件小事.....	(23)
与陌生人交流.....	(26)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31)
擀面杖的故事.....	(35)
书的等级.....	(41)
那时我在花山.....	(47)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52)
罗丹之约.....	(56)
岁末的期待.....	(60)
草戒指.....	(64)



河之女	(68)
二十二年前的二十四小时	(74)
风筝仙女	(79)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到哪里去找	(84)
女人的白夜	(90)
惦念	(95)
《第四十一》梦	(100)
闲话做人	(104)
男性之一种	(108)
女性之一种	(112)
孩子之一种	(117)
一个人的热闹	(122)
别怕	(124)
门外观球	(126)
长街短梦	(131)
我的城市	(133)
告别伊咪	(136)
真挚的做作岁月	(155)

第二辑 温暖孤独旅程

套袖	(177)
孙犁与纸	(181)
温暖孤独旅程	(183)
冰心姥姥您好	(186)
大山在我心中	(190)
申跃中的故事	(195)
醒来的独唱	(199)

我看张立勤·····	(208)
这个世界值得我们栖息·····	(213)
心灵的黑白故事·····	(221)
市长的事·····	(227)
寻找徐立·····	(233)
英雄好汉·····	(236)
可爱的女人·····	(240)
生命与和平相爱·····	(243)

第三辑 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就这样走着,劳作着·····	(253)
我看父亲的画·····	(256)
又见香雪·····	(258)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263)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270)
云晴龙去远·····	(276)
安格尔在过街通道里·····	(281)
被荒唐证实着的传说·····	(284)
想起阿尔那张床·····	(287)
我画苹果树·····	(291)
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	(294)
心灵的牧场·····	(296)
散文河里没规矩·····	(297)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300)
关于真实·····	(305)
我尽我心·····	(307)
小说《蓝火头》·····	(309)



看卖古董·····	(312)
大白菜的感染力·····	(314)
盐的等级·····	(316)
艺术需要一点出其不意·····	(31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	(320)
写作的意义·····	(323)
疾步热岛·····	(325)

第四辑 华盛顿的“文学疗法”

林肯中心之魂·····	(337)
大都会博物馆一百分钟·····	(343)
老人、老人·····	(348)
波士顿的河北老乡·····	(353)
空中朋友·····	(357)
华盛顿的“文学疗法”·····	(363)
史蒂文森郡的乡间聚会·····	(370)
我在奥斯陆包饺子·····	(375)
我在奥斯汀请客·····	(378)
小城警察·····	(381)
我从美国带回开滦的煤·····	(385)
探访艾滋病人·····	(389)
在纽约逛旧货市场·····	(393)
可口可乐中心·····	(397)
“麦当劳”向我们道歉·····	(401)
孩子们·····	(404)
俄克拉荷马城纪事·····	(408)

● 铁凝人生小品

第一辑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想象胡同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做客，胡同里是安详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窜出屋门，去



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啰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啰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的“您慢走”“您有工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辞汇再道些“您呐、您呐”，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粽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样啰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内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



——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分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西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



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做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地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共享好时光

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啰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的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儿们”。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

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么？我嘟嘟囔囔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36开《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较劲”。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

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时。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它，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儿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么？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乡斯凯恩附近，经





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并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地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呼喊更真实么？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做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开水的清淡和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